

# 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关系的再认识

——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为视角

刘 翀

(哈尔滨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要:**儿童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儿童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对儿童哲学内涵理解的不同致使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也比较模糊。马修斯的儿童哲学观中蕴含了广义儿童哲学的三层内涵——儿童的哲学、儿童的哲学教育以及童年哲学。从这三个层面的儿童哲学来看,童年哲学是儿童文学的立足点,儿童的哲学教育是儿童文学的教育内容,儿童的哲学是儿童文学的内在气质。

**关键词:**儿童文学; 儿童观; 马修斯; 儿童哲学; 诗性哲学

**中图分类号:**I106.8; 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4-0006-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4.002

##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Matthews'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LIU Cho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arbin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150086)

**Abstract:**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has been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children's literature since the date of birth.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also blurred. Matthew's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contains the generalized connotatio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such as children's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Among them,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is the foothol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s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ldren's philosophy is the inner tempera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outlook on children; Matthew;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poetic philosophy

### 一、前言

“儿童哲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马修·李普曼(Matthew Lipman)在对美国教育进行反思时创立的。“儿童哲学”这一概念在他1969年的著作《聪聪的发现》(*Harry Stottlemeire's Discovery*)中首次使用。李普曼最初建立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思考训练项目,即从儿童的年龄特点出发,以群体探

究——对话的方式提升儿童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儿童获得优质思维培育。在思维训练过程中,李普曼倡导用能启发儿童思考的哲理小说来进行儿童哲学实践,并针对幼儿园到中学每个阶段儿童的不同特点创作了一套儿童哲学的经典教材(IAPC),其中《聪聪的发现》就是针对小学五、六年级儿童创作的哲学教材,可见儿童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儿童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哲学自诞生之时就伴随着文学。哲学家基本都要

收稿日期:2016-03-21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黑龙江省幼儿文化消费模式研究”(2016C031)。

作者简介:刘翀(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哲学、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研究。

依赖文学来描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如古希腊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思想是在其哲学诗《论自然》中呈现的;柏拉图尽管贬低文学、主张驱逐诗人,但他的哲学作品却充满了诗的语言,最终把诗作为把握理念的一个桥梁;近代的尼采则以格言的方式用令人信服的比喻和象征来表现深邃的哲学思想等,这些都说明哲学家的思想需要借用文学的外衣予以阐明和传播。从另一方面看,文学作品中也必定有哲学的影子,文学需要借助哲学升华自身的深刻,以哲学观点为精神支柱。

儿童哲学和儿童文学的关系虽然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基本一致,但笔者认为要考查二者的关系要回归概念本初来进行探讨,由于儿童哲学这一概念诞生比较晚,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有诸多不同,笔者将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的内涵为出发点来探讨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旨在厘清儿童哲学概念,并为儿童文学的本质、阅读、创作等研究提供有益的路径。

## 二、马修斯的儿童哲学

马修斯(Matthews 1929—2001年),美国当代哲学家,儿童哲学的先行者,与李普曼齐名。他继李普曼提出儿童哲学这一理念后对儿童哲学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述。马修斯对“儿童哲学”的思考恰恰起源于其4岁女儿做的“第一跳蚤”的“哲学思考”,从而意识到因果关系不能无限后推的哲学道理。这一发现不仅让马修斯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产生质疑,也让他找到在大学哲学课堂使学生能重新认识哲学的方法。人们对马修斯“儿童哲学”的理解大都建立在他“童年哲学”基础上,认为“童年哲学”是其儿童哲学的全部,其实在笔者看来则不然。马修斯共出版了三本儿童哲学著作——《哲学与幼童》(*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与儿童对话》(*Dialogues with Children*)和《童年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ildhood*),虽然马修斯并没有对三本著作的内在联系给予说明,也并没有对“儿童哲学”或者“童年哲学”下明确的定义,但就笔者看来,马修斯的三本哲学著作分别对“儿童的哲学”“儿童哲学教育”以及“童年哲学”三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这三个部分恰恰构成了广义的儿童哲学内涵。

### (一)《哲学与幼童》——儿童的哲学

马修斯在第一部著作《哲学与幼童》中列举了大量从生活中收集的关于儿童亲自做哲学的案例,想向所有的人论证“儿童天生即哲学家”这一观点。他认为“天真烂漫的儿童对宇宙、周围一切事物所萌发的种种困惑、疑问、匪夷所思的想法,都含有探索真理的意味,符合深奥的哲学原理”<sup>[1]53</sup>,儿童运用哲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儿童有自己的哲学——儿童的哲学。同时,马修斯认为儿童的哲学起源于对周围世界的困惑,而困惑的产生就像儿童涂鸦一样,完全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儿童的“哲学常常是游戏,概念的游戏”<sup>[2]34</sup>,这种游戏与其他游戏一样,做起来轻松、愉快。游戏中,他们不仅能自然而然地从生活的困惑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甚至还能进行类似哲学家的推理和思考,并进行评价。如书中开篇,马修斯就例举了蒂姆“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的疑问,经过自己短暂思考后又做出“噢,我并不认为一切都是梦,因为人在梦里,不会四处询问这是不是梦的”<sup>[2]16</sup>的解答,而这一解答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这个例子也能看到,儿童的哲学对于成人来讲往往是带有挑战的,马修斯呼吁成人要接受、支持儿童的哲学游戏,保护好儿童这种独立的智力探索精神。如果说之前的李普曼儿童哲学强调的是让哲学走进儿童的世界的话,那么马修斯的儿童哲学则强调了哲学是从儿童的世界走来的,如果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人类哲学产生的自然背景。可见马修斯从思考儿童哲学开始就信奉着、尊重着、理解着“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

### (二)《与儿童对话》——儿童哲学教育

马修斯第二本著作《与儿童对话》叙述了马修斯在苏格兰爱丁堡圣玛丽音乐学校与一群8~11岁儿童所展开的对话场景。马修斯在书中序言说明了其写作的两点目的:一是让成人对令人着迷的哲学问题产生兴趣,并能帮助他们与小孩共同思考;二是尽可能生动地描绘出与儿童相处(做哲学)的不同之处,即“不强求实验者接受任何事物,不强求初学者接受教师的意见,也不强求他们接受任何爱或者关怀”<sup>[1]3</sup>。马修斯利用自创的教学技巧,通过讲

述故事的开头,引发儿童的思考,开展与儿童、儿童间的长时间哲学对话,并让儿童自己续写故事。这些引发思考和对话的故事有些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青蛙蟾蜍好朋友》《奥兹玛公主》《森林大熊》;有的是马修斯自己创作的思考故事,如关于“时光旅行”的《白色大门》,以及“关于狗的故事”“关于花是否会快乐的故事”等。通过提供的这些故事材料,马修斯使哲学课堂上的议题丰富,儿童展开的哲学对话自由、开放,教师与儿童之间也都做到相互尊重,为一起处理纯真而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提供各种可能性。在这一层次上马修斯与李普曼所提倡的“儿童哲学计划”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如何与儿童一起做哲学,凸显了儿童哲学教育的意义。而且马修斯还通过实例生动展示了做哲学过程中“作者与儿童相处的独特性,借以表明其所建构的对话氛围是最适宜激发儿童哲学思考的”<sup>[3]261</sup>。

### (三)《童年哲学》——关于儿童哲学

《童年哲学》是马修斯的第三部著作,该书详细阐述了其童年哲学思想。人们通常把他的第三部著作的名称——“童年哲学”(The Philosophy for Childhood)视为他关于儿童哲学涵义的最终解读。在这部著作中,马修斯讨论的内容大都是由其倡导的“童年哲学中的议题”两次研讨会中的主题,如“道德发展”“小孩的权利”“童年与死亡”“儿童艺术”等。他还期望与更多的研究者一起把童年哲学推动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他说:“童年是历史的、文化的、也是哲学的、值得讨论的。”<sup>[4]10</sup>从这些观点来看,马修斯所指的“童年哲学”是成人对儿童道德、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的认识,强调的是“与儿童一起探究哲学本身,发挥哲学的内在魅力,积极探索儿童自己的哲学世界”<sup>[3]8</sup>。而且在现实中,马修斯还在蒙特荷里约克学院开设了“童年哲学”课程,可见马修斯的“童年哲学”是关于儿童的哲学,是成人的思考,也是成人应具有的一种儿童观。当然,马修斯童年哲学的观念并非首创,在他之前的李普曼也曾提出可以尝试把童年哲学视为与宗教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等并列的正规哲学分支,但李普曼把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对儿童进行思维训练的基础上,而马修斯则致力于开拓童年哲学的生存空间,并一直在这一道路上延续。

当然,马修斯这三本儿童哲学著作所体现的关于儿童哲学的三部分内涵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且每部著作也不只单一地论述了儿童哲学内涵的一个部分,其实在每本著作中都体现了儿童哲学三个层面的内涵。笔者这里这样划分,只是为了能清晰凸现马修斯儿童哲学的内涵,同时也想强调儿童哲学不能狭义地等同于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如果把儿童哲学这一概念也作广义和狭义之分的话,“儿童的哲学”“儿童哲学教育”“童年哲学”每个部分都可以做狭义儿童哲学的理解,如李普曼所倡导的“儿童哲学计划”,就是一种儿童哲学教育,国内外大多研究者关于儿童哲学的探讨都是建立在这一层面。而马修斯儿童哲学的内涵则更为广阔、全面,是一种广义的儿童哲学理念。

## 三、从儿童哲学的三层内涵看儿童 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对象,为儿童创作、适合儿童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是儿童最早接触的艺术样式之一。儿童文学以其丰富的内容、优美的语言、浪漫幽默的气质吸引着无数儿童,无论是神秘的神化传说,还是幻想四溢的童话;无论是充满意境的童诗、童谣,还是图文并茂的图画书,儿童都能在其中找到快乐的源泉,使儿童在精神上获得丰富的滋养。在厘清儿童哲学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不仅使人们认识到儿童文学作为儿童哲学载体的重要性,更能让人们意识到儿童哲学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教育等过程中的意义。

### (一)从“童年哲学”的角度看,儿童哲学是儿童文学的立足点

朱自强说:“儿童文学的本质研究必得以儿童哲学为自己的根本立足点。”<sup>[5]5</sup>这里的儿童哲学就是从童年哲学这个角度来谈的。刘晓东对童年哲学的进一步解释是,童年哲学是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等学科类似的哲学分支。主要研究童年概念、童年的历史、童年的比较文化研究、儿童的权利、儿童的艺术、儿童的社会地位、儿童认知和道德发展的理论流派等问题。<sup>[6]</sup>其实童年哲学就是成人的一种儿童观,即“成人对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

进行观照而生成的对儿童生命形态、性质的看法和评价,是成人面对儿童所建立的人生哲学观”<sup>[7]</sup>。这种儿童观不仅为理解儿童提供基础,也是理解儿童文学本质、决定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和未来儿童文学发展动向的立足点。

“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起点。”<sup>[5]33</sup>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儿童文学,儿童观总是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发展,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如此。如在西方社会中,17世纪前属于传统基督教时期,清教徒的儿童观是传统基督教观点,认为儿童带有原罪,儿童的心灵需要改造,儿童的幻想需要压制,清教徒们为儿童写的书大多教诲儿童要遵循上帝的指引,帮助他们走入“正途”,还把圣经故事读本纳入教育轨道作为儿童的读物。到18世纪,卢梭首次“发现”儿童,引来许多作家表面地效仿卢梭的教育论,形成了教训主义的儿童观,他们的作品大都否定儿童的想象力,强调知识的传达和道德教育。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产生了“童心主义”的儿童观,作家通过儿童文学作品对成人生活世界进行批判,把童心视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国,如金斯莱的《水孩子》、巴里的《彼得·潘》等。到了20世纪,“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形成,成人作家更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原生态儿童,“并在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sup>[5]41</sup>,这一儿童观出现致使儿童文学在20世纪得以兴盛发展起来,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淘气包埃米尔》就是这一时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文学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在受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下,周作人在20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初创时期就有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鲁迅先生也在“救救孩子”的呼吁中对传统的儿童观进行批判,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礼教、文学等的影响,在真正的儿童文学实践中,我们的儿童观长期与周作人提出的“儿童本位”相背离,传统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时至今日影响仍旧存在。

朱自强先生在《经典这样告诉我们》中说道:“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重中之重”。“作家持有怎样的儿童观,即对儿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但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

展,而且直接制约着儿童文学的美学倾向和艺术风格。”<sup>[5]6</sup>可见,在儿童文学理论上,尤其是在儿童文学本质论上,对儿童哲学的认识是最为根本的出发点,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因果逻辑。

(二)从“儿童哲学教育”的角度看,儿童哲学是儿童文学的教育内容

自李普曼创立儿童哲学开始,儿童哲学主要指的就是“儿童哲学教育”,即通过儿童哲学课程帮助儿童学会思维(其中批判性思维是关键),为儿童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具有前景的教育领域。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儿童哲学教育已经超越了之前狭义的思维训练,而走向“从儿童的天真好奇、乐于追问的天性出发,有意识地建构一种提升儿童思维水平、启迪儿童智慧发展、激发儿童探究欲望和激情的哲学素养教育”<sup>[8]</sup>。但无论是李普曼最先倡导的儿童哲学思维训练课,还是之后的哲学素养教育,在教育过程中都离不开能够激发儿童思考兴趣的媒介,其中最好的媒介就是儿童文学。

汤素兰说:“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儿童文学不一定要有教育性,但是,儿童文学总是在起着培养和教育儿童的作用。在为儿童编写的教科书中,很早就引进了儿童文学作品。”<sup>[9]</sup>儿童文学包罗万象,天文地理、草木鱼虫,存在的、不存在都可以纳入其中,儿童通过各种方式接触的儿童文学作品,能使他们获得科学、艺术、社会等各方面教育的滋养,当然这里也包含哲学教育,所以说儿童哲学是利用儿童文学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个方面。反过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儿童文学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使儿童哲学教育得以实现。前文我们提到哲学与文学相关的紧密性,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思想都一定要靠文学来表达,但儿童哲学与哲学不同,它则一定需要借助儿童文学的力量,这是由儿童本身的思维特点决定的。儿童的思维直观、形象,富有幻想和诗意,而想象自由奇特、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幽默诙谐的儿童文学不仅能受到儿童喜爱,其中蕴含的哲理也可以引发儿童的思考和想象,而且儿童文学能把形象与抽象很好地融为一体,这也为儿童做哲学思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李普曼为儿童哲学课的开展创作了一套儿

童哲学的经典教材(IAPC),这套教材基本都以儿童小说的体裁出现。马修斯在与儿童做哲学时也列举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者根据课程需要自己创作了一些思考故事,还让儿童通过讨论和思考后再进行续编、创编故事。台湾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创办人杨茂秀也为其儿童哲学课堂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高个子与矮个子》《我们教室有鬼》受到众多儿童的喜爱,可见儿童文学对儿童哲学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三)从“儿童的哲学”的角度看,儿童哲学是儿童文学的内在气质

儿童的哲学就是儿童自己的哲学,是“儿童关于世界的观念,既包括儿童的好奇、困惑、探究,也包括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sup>[6]</sup>。马修斯认为儿童具有天生的质疑精神,儿童的哲学是从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开始并与游戏紧密相连,成人应该尊重、支持、理解儿童的哲学,与儿童进行平等的对话,甚至还要向儿童学习,聆听他们的声音。儿童的哲学同成人哲学一样,涵盖很多领域,如科学、伦理学、艺术、宗教、文学等,这些构成儿童的整个精神世界<sup>[6]</sup>,而儿童文学就是体现儿童整个精神世界的一个广阔平台。马修斯在《童年哲学》引言中说:“我的确清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连串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真正地具有哲学气息。”<sup>[4]5</sup>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受儿童喜爱的作品,评价作品的主体永远是儿童而不是成人。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受到儿童的喜爱,必定展现着儿童的精神世界,无论从作品的内容、情节、语言或者图画都是儿童能够理解、接受,符合儿童审美需求。其中,幻想就是儿童文学与儿童精神世界的主要桥梁。“幻想是儿童心灵的主要本领和力量,是心灵的杠杆,是儿童精神世界和存在于他们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的首要媒介。”<sup>[10]</sup>儿童的思维特点决定了他们总是用疑问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种疑问不是建立在逻辑推理上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带有幻想性和诗意的思考。<sup>[11]</sup>刘晓东教授也指出:“在主客体关系的演进过程中,

儿童的哲学是从诗性的哲学走向概念化的系统的哲学,从幻想走向现实。”<sup>[6]</sup>儿童幻想式的趣味和诗性的人文色彩正是儿童文学所应具有的内在此质。马修斯在他的儿童哲学课堂中经常引用的儿童文学作品——《青蛙和蟾蜍好朋友》《公主的月亮》《奥兹玛公主》《夏洛的网》等都是能引发儿童趣味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珍品,他自己虽然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在为儿童创作的故事过程中,他也在努力遵循着儿童的思维、儿童的逻辑和儿童的语言,从而引出儿童与哲学相关的思考和对话。儿童文学能为儿童建构一个具体、直观、奇幻、诗性的童话世界,这正与儿童的诗性哲学思维特点相吻合,使儿童的精神能在儿童文学中得到欢快而自由地畅游,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必定是儿童精神世界中诗性哲学的集中体现,其中天马行空的幻想、质朴清新的自然、无拘无束的自由、幽默夸张的欢愉、清澈见底的纯真都能够给儿童诗性的哲学以永恒的滋养。

#### [参考文献]

- [1] 马修斯. 与儿童对话[M]. 陈鸿铭,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2] 马修斯. 哲学与幼童[M]. 陈国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3] 高振宇. 儿童哲学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 [4] 马修斯. 童年哲学[M]. 刘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5] 朱自强. 经典这样告诉我们[M]. 济南:明天出版社,2010.
- [6] 刘晓东. 儿童哲学:外延和内涵[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48-51.
- [7] 朱自强.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215.
- [8] 于忠海. 知性缺失与儿童哲学教育反思[J].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8(4):7-10.
- [9] 汤素兰. 中国儿童文学中儿童观的多重面相与当代使命[J]. 中国文学研究,2014(1):110-113.
- [10] 高建平. 儿童哲学中的自由精神[J]. 晋中学院学报,2009,26(2):115-117.
- [11] 刘娜. 儿童文学视野下的幼儿园哲学教学[J]. 新课程研究(下旬刊),2013(1):174-175.